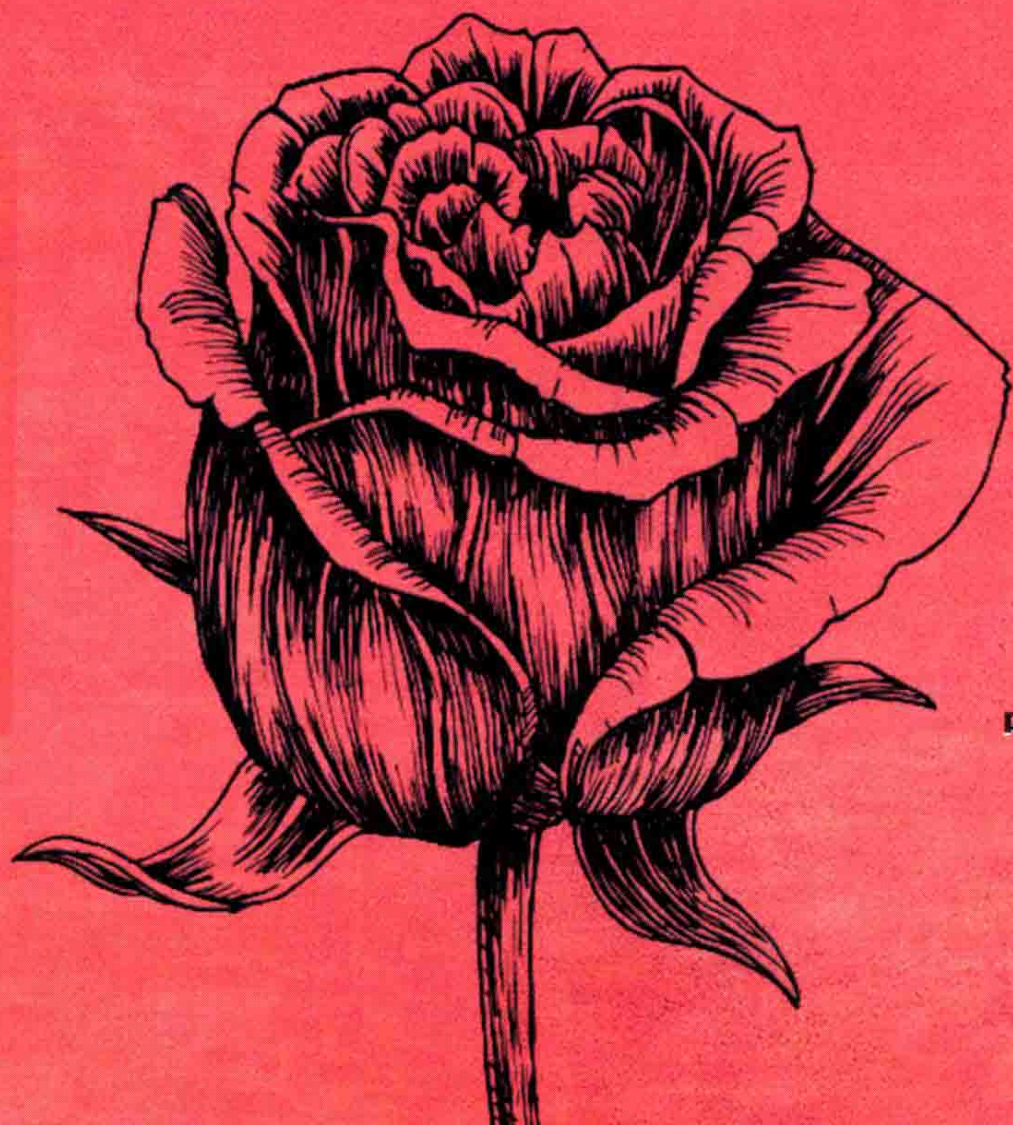


孙惠芬

天高地远

孙惠芬 作品



鲁迅文学奖得主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天高地远

孙惠芬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高地远 / 孙惠芬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1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何向阳, 张莉主编. 小说卷)

ISBN 978-7-5513-1282-0

I. ①天… II. ①孙…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6349号

天高地远

TIAN GAO DI YUAN

作 者	孙惠芬
责任编辑	卢虹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内文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23.5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82-0
定 价	48.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小学同学



辍学回乡



第一次剪辫子



庄河文化馆前



和于铁、张抗抗



20 世纪 80 年代，辽宁文学院作家班



江西婺源笔会



在沈从文故乡



在人民大会堂



孙惠芬，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共发表作品约四百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项。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辽宁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4年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与作家朋友



与崔爱英老师



与母亲、儿子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 20 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 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 1999 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 世纪、21 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

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女性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



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 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 年代《羽蛇》，到 21 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注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

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何向阳，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出版诗文集《思远道》《自巴颜喀拉》、理论集《夏娃备案》、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俄、西班牙文）

目 录

- 1/平常人家
22/天高地远
37/伤痛故土
67/主旋律
98/台阶
111/播种
127/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169/保姆
208/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
220/岸边的蜻蜓
260/狗皮袖筒
276/天河洗浴
292/致无尽关系
341/评论 天高地远：“新—新中国”精神走向——对话“惠芬世界”及其《天高地远》
363/孙惠芬主要作品



平常人家

卧龙谷的日子是漫长的。那漫长的情形就仿佛卧龙谷谷底淌出的溪水，虽一程一程冲冲撞撞，却是永无尽头。三两只公鸡率先伸脖叫起来，引出满街公鸡叫，把黑乎乎的夜从满世界叫到草垛底、墙旮旯、屋檐下。于是，黄灿灿的油炸饼一样的东西从东山顶晃出来，一盏灯笼似的细细软软的光线，仿佛无数双十八二十三女孩子的手，带着灼热，轻轻抚弄着卧龙谷的猪鸡鸭圈、牲口棚。猪和鸡们有时耐不住奇痒，吭吭或咯咯地叫上两声。卧龙谷的夜黑乎乎的，一声不响，似乎比白日更累更乏，喘息的声音都难以听见，任你昏昏的睁不开眼睛，由着性子去熬去过。猛不丁又有三两只公鸡伸脖叫起来，又有黑乎乎的夜退到草垛底屋檐下，又有一盏灯笼在东山晃动，又有了细软的手指，灼热地轻轻地抚弄，又有了又累又乏的喘息。卧龙谷的日子就这么漫长而没有变化。那油炸饼一样黄澄澄的东西并不像人，有什么目的，去赶集或去串亲戚，逢一逢五出来，或奔着侄女外甥的喜日子。她漫无目的，却是按着永恒的规律将时光分成块块，划成每天每时，把每天每时分给卧龙谷的庄稼、树、田畴、鸡鸭猪狗及人，供这些喘着气息的生灵们打发。卧龙谷的日子中充满了过程与过程的接续，无所谓失望，亦无所谓希望。

卧龙谷的日子是漫长的，卧龙谷的街却并不很长，短短的能够通往屯中各家的土道仿佛一条握皱的布带被人甩了出去，弯曲处布满褶子。每一道褶子都是一条水道沟横穿而过。街本不很长，再有水沟不时横切过去，切成一块一块，与其说是街，还不如说是被急流冲蚀了的干沙滩，斑驳陆离，不成

形状。这街常年水汪汪的，各家院边排出的废水都要经过街道直贯而下。若是谁家水沟堵了，水涨到邻家的水沟里去，短街上便飞扬起响亮的骂声：要懒就不过得了，死了得了。这通常是春天雨水不多时突然来场急雨的时候，连阴雨的夏季就不同了。连阴雨时满街沸沸扬扬，水亲着水水簇着水。谁也说不清那是谁家水流到了谁家。于是短街上看水的人固然很多，却没有声音，仿佛水把他们的心涨满了，说不出话。秋天一到，雨水渐少，水流便细瘦得如得了膀胱结石病人的尿，断断续续的。这时没有谁去注意谁家水道沟因人懒而浅又淤阻。即使突来一场急雨，明显将懒人的水沟现出来给别人看，也不会有人出来骂要懒死了得了。这时节要收秋，要赶马车推三轮车往家收粮食，要在短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浅又淤阻的水沟会给赶车推车人带来安全感，不像过深水沟时那么紧张，满身出汗。所以即便一些勤快人家春天夏天不停地将水沟掘得很深，到这季节也将水沟填平。好在这样的人家勤快，不惜下雨时再掘。然而短街上有一处是填不平的，这是一段极特别的道路，人们叫它翻浆道。每年开春，冰雪化尽，地冻解开，这块地场就仿佛鼓了疥疮，地底下暄暄软软的，浮上的地皮像弹簧一样富有弹力。全街的小孩都聚在上面弹跳，有挤不进去的，就抓把黄泥扬起，打散了伙，便径自跑上去。这疥疮的地方能挤十个二十个小孩，却聚不了两匹马。一辆车上的两匹马若一齐走在上面，那马车和马便注定上圈套，注定要被陷进去。于是每年春季，只要发现有小孩去那块地皮上弹跳，就有曾被这地方害苦过的人家拿锹去把疥疮挑了。那底下的脓血是黄色的，人们叫它蟹子黄，好黏好稠，通常要掘出两马车才见底，通常要三四个人掘一上午，要掘着掘着脱了胶鞋跳进去。疥疮掘了，偌大一个深洞现出来，血淋淋的，绝不用敷什么药，你尽管撒下它不管，春天的艳阳一晒，三五个日头就会干起来。敷了药往往会有相反效果，比如你以为要使里面不再化脓，塞些石头之类。那石头缝间没多久又汪出一汪水，来年春天照常鼓，这一回将鼓得更厉害，画上那层富有弹性的地皮是不会有的，谁走上去就陷了谁，小孩也不放过。于是春天挑了疥疮，那疮疤便一直到秋没人理它，一个洞在那儿提醒着。人们躲躲闪闪地走，车把式到了火候上把嗓门险些喊破，喊上一回两回，那赶车的功夫愈练得纯熟，到第三回便可不必狠狠地使用嗓子，只轻一扬鞭，只呃呃、吁吁、唧唧一轻呼，就走了过去。然而那坑是早晚要被填上的。风刮尘埃，过路人带的



土灰；还有马车经过时一晃悠，抖一些草和粪土；还有每下了雨盈满了，鸭子去洗澡，猪去打滚，将旁边的泥淤进去；还有一些五六岁小孩玩穷了技法，相互鼓励着新节目，搬泥块往里扔，看谁扔得劲……这么一来二去，那坑不等再到春天，就又是满满当当了。掘疮一年比一年难，那横竖的草梗和秫秸在里面像沤了的烂麻，又臭又缠锹，使不上力气。掘的人往往累得骂天骂地，骂这块鬼地方是阎王爷的门，说不定什么时候将捣鼓出地动（地震），将全村人吞进去。

卧龙谷的短街皱褶多，弯曲多，每一弯曲处都有谁家的猪圈和院墙往外伸出来。街因猪圈和院墙而弯曲，猪圈院墙因街而错落有致。那猪圈大半是块石垒成的，经得住碰撞。出头的椽子先烂，出道的石墙难免要多遭碰撞，有些规矩人家，猪圈和院墙都缩得很小，缩在一方很小的院内，见了那扩边展檐的户主肚子里很是有气。有气，又有机会在马车上领略那猪圈伸出处的狭窄，气更盛，便故意把马车往院墙边赶，然而马却有数，无论主人怎么吆喝，它总坚持走得堂堂正正，使主人当即痛下决心：赶明也把自家的猪圈挪出来。然而，规矩人家终是有气量的，临了他们又消了气，说一句不和那些贪婪人家一样了事。

这么一条褶子多弯曲多的短街上却是异常热闹的：狗们你舔它头它追你尾地乱窜，遇有生人又一齐叫起来；半大猪吭哧吭哧地这里拱拱那里蹭蹭，和成帮成伙的鸭们鸡们一道，把粪便到处乱撒乱拉。而一些独生子女，很小就从年轻母亲那里受到现代的卫生教育，把粪便视作极端的不可接近和丑恶，便愣是手拿长棉槐条，你呼我喊着，撵得猪鸭满街撞满街跑。更有有心劲的孩子，脚步也比鸭子快些，抓着一只鸭，按自己幼小的想象认定哪堆屎是这鸭子拉的，就摁着鸭子的脑袋，你吃你吃，你这拉屎不擦腩的埋汰鬼。这孩子通常是达不到目的的，倒让“埋汰鬼”用嘴将屎扑腾自个满身，最后讨得年轻母亲把“埋汰鬼”骂给自己。

卧龙谷短短的街脖子上住的都是些平常人家。他们每年春上打垄种地，人和马像一些豆似的点缀在辽阔的蓝天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拔草喂庄稼，汗水将简单的衣衫泡成浑黄色，傍晚又将汗渍渍的身子和衣衫一道抛进卧龙谷谷底的河沟子里。望着长久不变的天、地，两岸的蒿草，灰卷着同一天的闷热在手与皮肤间滑落，幽静的流水同金黄的晚霞构成的不符合庄

户人家的幻想便在心中升起，久久地也不破灭。秋天庄稼成熟，遍野北风劲吹，每家的院子里、短街上、田垄里，到处都是哈哈傻笑和隐含着欢欣的秽骂，瞅你那两条腿之间的玩意，快蹦出来了。入冬以后，就仿佛活生生的虾苗突然浸进盐缸，满街满野的平静。倒是人不像虾样蔫头耷脑，人把一腔日子间的小小欢乐包裹起来，包裹在厚厚的砖墙屋子里、火炕上和灶坑间，夏季那流水间升腾起的玄妙幻想又在厚玻璃窗上光线射成的亮点中燃烧，要燃一个冬天。

卧龙谷的短街上住的都是些平常人家。这些平常人家在一成不变的日出日落中，有着一些极其平常的故事，这些故事同卧龙谷的日子一样，沟回多，弯曲多，展不开也抻不平。那些平常事仿佛一堆乱麻，缠绕在每家每户间，缠绕在卧龙谷的现代史上，要寻其来龙去脉，是注定办不到的。

就说山地里冰雪化开，遍野一片蒸蒸白雾的时节，一些不被母亲的火烧和团圆饼哄住的孩子，就应了有过某种人生经验的大孩子的撮合，带着全新的体验到翻浆道上弹跳。孩子们藏不住热情，一边跳一边配有呜呜嗷嗷的叫声。于是，大人们就好像听到房后杨树上喜鹊报信，知道疥疮又起来了，于是那个先前被这一处疥疮陷断马腿，让大人孩子出了一年苦力的人家就差男人赶紧去掘了它。

掘它的目的并非害怕再度上当，而是为了排泄情绪。事有凑巧，偏偏掘了的第二天，就有小孩掉进一米半深的窟窿里去，折断了小腿骨。这小孩无疑是独生子女，是深得爷爷奶奶父母娇惯的，伤了腿骨，全家老少心疼得三天三夜吃睡不好，到疥疮处烧了香纸，上医院进行一番拍片和治疗，那小孩的年轻母亲和奶奶心安了，就来找那掘窟窿的人干仗。因为他们在往医院走的路上，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使他们陡生气愤：那掘窟窿的人一年前赶车轧了他家地角，被他家找到说了一些刻薄的话，就想，一定是那小子怀恨在心，故意使坏。

其实这是不着边际的，那人怎么会知道谁家孩子一准来？然而惊魂未定的恐惧使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分析事情原委，俩妇人找到那家男人时，竟气得嘴唇发乌。她们不假思索就骂，王八犊子你坏心肠，拿小孩下脚，叫你老了不得好死。那男人一时懵懵懂懂，以为是前一时赶车上集，在十字路口碰了的那个小孩的母亲找上门来，定睛一看，竟是卧龙谷的乡亲，便奇奇怪



怪地望着两个唾沫翻飞的女人，任两个女人把爹娘祖宗都翻出来。

卧龙谷毕竟街子太短，有点什么声音全街都听得见，那打架骂人的声音又不似音乐或风刮庄稼叶子那样悦耳；卧龙谷又毕竟是远离城市集镇的一个僻静而孤独的乡屯，这样的時候通常是人越聚越多。见人聚得多，那男人再也无法忍受这稀里糊涂的侮辱，便急火直上，操你祖宗你凭什么骂？我操你祖宗！这一骂，其阵势就有些让人害怕，围观的人都下意识地往后闪了闪，仿佛在为他们倒地方让他们撕打。撕打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将那爹娘和祖宗的某个部位骂得更深刻具体一些罢了。骂到后来，那男人见骂不过就转了身。俩女人也累了，她们在骂累了的时候发现该出的气已经出了，便瞅那男人转身的工夫，说一句“好小子你等着”这样的话作为台阶，供自个体面而不失尊严地撤出去。然而任何人都不必为他们最后扔下的那句话认真，用不上三天五天，小孩出院，就有人看见干仗的两家大道上见面，招呼打得及时且亲切。其实干完仗，那男的才搞明白是他挖的窟窿陷了人家孩子，就理解了那个做奶奶和做母亲的心情。再过三五日，小孩复又在大街上活蹦乱跳，那主动找人干仗的一方竟将鸡炖土豆趁热送给被骂的一方，作为赔礼道歉的引子。那年轻母亲长有一张巧嘴，骂人骂得花，好听话也说得巧，说，大哥你白（别）往心里去，都怪俺让孩子吓的，你想想现时就这么一个宝，哪经得住有三灾两难！再说，掘那块蟹里黄也不能怪你，早先有集体，每年春上都横几块板子，什么事也没出过，现如今那组长顶个屁，整天就盯着每家每户的电费和税，哪里还顾大伙的日子？年轻母亲这么说，对方全家老少都觉在理。可不是，白（别）说那坑没人管，就说大街那条道，还有那么惨的吗？只剩了水道沟豁牙裂口的，像切开的排骨，难看死了。于是，两家人无意中找到共同的话题，热热火火把年轻组长好一顿诅咒，对眼下的形势好一顿感叹，全不记得双方曾在某一时间里对各自爹娘祖宗的损害。

另外一时，春天过了已到夏天，淡黄的日光和翠绿的稻苗在玻璃似的池水上跳荡，作成一幅美丽的水墨画。那跳动的画面上就有两个人在为谁的牲口吃了谁的稻苗吵嘴。吵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牵着牲口放，一个拿着铁锹在田畴上溜达，检阅兵阵似的检阅卧龙谷各家的稻苗长势，以期从中看出自己的稻苗比别人的优势来愉悦自己的心情。卧龙谷庄户人日间所有的喜怒哀乐，莫不与庄稼的长势有着紧密联系。然而检阅的男人在田畴上溜达着，没

有溜出愉悦，却见一头牲口大口大口吞噬稻苗，蓦地啃噬了心尖子似的滋味将一股怒火顶起，冲锋一般迅速地冲到牲口跟前，咄咄就是两锹三锹。那个刚刚撒完一泡尿的放牲口的男人不待系好裤带，听见自己牲口遭了迫害，心尖子同样被咬了一下，冲出苞米地就连喊带骂，操你妈你打我牲口。打的就是牲口，你骂谁？我骂你打牲口。你牲口凭什么吃我稻苗？牲口是人吗？牲口不是人你是不是人？我撒泡尿。撒尿不把牲口拴好。俩人你来我去，一家一句，吓得牲口乖乖贴住主人，把先前覆在那幅美丽、素雅的山水画上的静谧而纯和的氛围搅得七零八散，画面也自然遭到了破坏。因为吵到后来，放牲口的男人看见牲口腹下渗有血丝，陡然又将骂声提高，内容也愈发丰富，什么骡子操的你心眼好狠，和一个不识数的牲口置气，你个鳖羔操的狗娘养的。而对方见其理亏还不认错，就将铁锹扬了起来，一个要打，一个怕打，撕撕扭扭一直扭到稻田里，最后空手的一方倒进水池，压下一排稻苗，人也像一个刚从池里捞出的稻苗似的，满身黏糊糊的烂泥水，嘴角还挂了块泥。这男人起身，本想反守为攻，但见那拿锹的一方怒目圆瞪，不可一世，如若动手，战败是注定了的。于是吐了嘴中烂泥，将先前那清脆干练的骂声搞得咕咚咕咚听不清楚，将目光故意躲了对方去关心自家牲口，然后带着满身泥水上岸，再将那咕咚咕咚的骂声搞到更加含糊不清便牵牲口走了，一场不为卧龙谷其他人得知的战争就算完事。

这种战争若摊给卧龙谷另外两个男人，是打不起来的，无非吃了几口稻苗，那稻苗少打三两二两粮算不了什么；再说牲口吃了别人的庄稼，只有赔礼的份，不应该还有别的什么。然而，这恰恰是卧龙谷家境特殊的两个男人。一个身上流着祖父的骨血，十二分地爱惜着土地，又十二分地不舍得花钱，纵有百种千种可供庄稼生长的肥料也不肯买回下地。每年冬雪一化，就赶着马车往地里拉粪拉碱泥，一根长鞭驱着一匹瘦马黑里白里在卧龙谷乡道上转，转得人和牲口汗流浹背，人心里为一份追求津津有味。牲口却不会用情感来解除身心的劳累，夜里盗汗喝了冷水，得病致死。没了干活的家什，全家人大哭大叫。男人最终硬撑着挺起腰杆把留下的小马驹牵到手里，供奉祖宗一样供了起来，每天到野外饲养，长有一身力气，也不用它干活。这么一个特别爱着牲口的人，见有人对牲口施以明目张胆的暴打，是注定按捺不住的。再说那打牲口的男人，他精瘦的女人为他不断生养，共养了七个儿子，三间



草房一天天住不下，三间草房将儿子的婚事一个个耽误下来。像猪一样喂养的七个儿子，生就了猪一样虎彪彪的体格、猪一样傻乎乎的脑子，除了出大力，木匠瓦匠骗匠杀猪之类能赚钱的巧活一样不会，愣是将这原本就没多少精神的男人压得没精打采，使他将一份情感完全寄托给庄稼土地，使他无法不在一些小小事物上计较得失。秋上怕小燕啄了香菜，在香菜地设一个有鼻有眼的假人，随风摇头摆尾；冬天仓里咯吱咯吱响动，猜想必定是专钻人空的耗子，便发动全家老幼连宿带夜围仓捉鼠。耗子不曾抓着一个，然而这样的歼灭战却是接二连三的。这样两个为日子所累、心理负担沉重的男人，有机会遇到冲突，一定是不可解释的。然而，日子过着过着，过到每年一次杀猪的时节，那夏日的事情已被时间隔远，早已遗忘，杀猪请客，两家仍相互请着，酒桌上热热闹闹，一杯一杯又调进了新的感情。

还有一些时候，卧龙谷田间道旁统统冻成厚厚的一层冰。料峭的北风拼命嘶叫着在卧龙谷短街上，在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施行着暴虐和淫威，将卧龙谷一年到头不得空闲的男女老少锁进家里，无可奈何地享受因寒冷所困而生出的安闲日子。这时必定有年轻组长挨家查收电费、水利费和土地税款。电费、水利费及土地税款本是必交不可的款项，可是因为年轻组长一年除了挨家走一遭，既不组织开会，又不管街道上的水沟和日渐伸出来的猪圈院墙，还一年净从大家腰包掏出四百块工钱；因为年轻组长原本不是组长，是个无人敢碰无人敢惹的刺儿头。组长竞选时，他以威逼手段强迫大伙选他。每年挨家收税时，必定要看人们的冷脸。然而年轻组长不受各种态度拘束脸面，税款照样收得干净利落。但当有人除了冷脸之外，还甩些“比国民党的税还狠”或“出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出力”之类带刺的话给他听时，年轻组长拳头往柜顶一夯顿时瞪起眼珠翻了脸，什么意思？妈的，谁敢不拿？看我怎么治你。年轻组长一翻脸，指鸡说鸭的人便马上喜笑颜开，马上去揭平时极少揭开的躺箱柜盖将手伸进一角，在那里摸索出一只木匣数点起来。漫长的日子带给卧龙谷老辈人消化这个世界各种事事物物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要求那么少，且当这点滴要求也遭到碰撞时，便是什么要求也不再有了。年轻人则不同，年轻人自有自己对人事的理解，自有自己的火爆热情，见组长甩硬纲，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夺下爹妈手中的钱匣，也瞪起眼睛高声大叫，爷就敢不拿，看你敢怎样？说这话的小子自然是腹中积怨